

國慶前夕全港多區都懸掛國旗、區旗和慶祝國慶七十三周年的橫幅。

香港灣仔利

東街更掛了逾百幅國旗和區旗，在巨型中式大紅燈籠襯托下，洋溢着慶祝的氣氛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國慶前夕



市井萬象



太空並不遙遠

的殘骸也不容易造成意外。

已經見證長征五號、長征七號火箭首飛及一系列重大航天發射任務，成功將空間站天和核心艙、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、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送入太空的文昌航天發射場，今年七月，又將「問天實驗艙」發射升空，成功對接「天和核心艙」，讓正在太空「出差」的航天員陳冬、劉洋、蔡旭哲感覺在軌執行中國任務輕鬆了許多。

其中火星探測器「天問一號」成功着陸火星，還有香港科學家的貢獻。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吳波團隊研發的地形測量及地貌分析方法，從篩選出的火星三個候選着陸區裏，最終選取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區域作為目標着陸區。

搭載在「天問一號」着陸器外層平台上的「火星相機」，由香港理工大學另一支隊伍容啟亮教授團隊牽頭研發，完美地監測到火星車着陸後的初始化狀態及周邊環境。

當「天問一號」在最佳着陸橢圓中心點附近安全降落時，作為這項龐大工程中一顆小小的「螺絲釘」，香港科學家不僅見證了歷史，更參與了歷史。

在「星辰大海」的遨遊中，香港，沒有缺席。香港科學家，也以自身的力量為國家航天事業增添熠熠星光。

海島的天氣說變就變。清晨，一場盛大的雨水，撲在樹上，撲在屋檐上，最後陽台也都鋪滿了水。這場雨來得真不是時候，今天的火箭還能發射嗎？我問林生。他信心滿滿地說，發射場的天氣預報少有失誤，下午的天氣準會好起來。

從文昌市中心出發，跨過清瀾大橋，沿着一條筆直平坦的大道，來到海南島最東端的海濱小鎮——龍樓鎮。道路右邊「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」的標示牌格外顯眼，接踵而來的航天大道、航天小學、航天農莊……都是與航天有關的元素。昔日一個默默無聞的漁業小鎮，華麗轉身為「離宇宙最近」的地方。

經過警備森嚴的哨卡，進入航天發射場。寬闊的路兩邊是大片的椰樹林，上面掛着纍纍的椰子，卻像從來沒有人摘過一樣。曾經一望無際的西瓜地和水稻田裏，「長出」了一座嶄新的現代化航天城，氣勢恢弘的建築好像在默默等待出征。

當初遷走的村子叫「星光」村，村莊和小學的痕跡仍掩映在椰林深處，以一種耐人尋味的方式，講述着腳下這片土地與航天的不解之緣。從航天發射場選址在「星光」之地，蘊含多少巧合？又有多少必然。

秋天的雨

我喜歡秋雨。它不過分纏綿，也不任性而為，沉穩而不隨意。秋分時節，我望着窗外的雨。淅淅瀝瀝，打在仍密密麻麻的楓葉上，然後滑溜溜掉下，落在近日有點乾枯的草地。暑熱剛過，小草渴望這及時雨，潤濕如甘露。你看它們好像一下子挺起腰幹，增添了活力，為抵禦不久後嚴寒的侵襲、蟄伏等待明春萌發積聚能量。

而期盼這秋雨的，又何止是草地？白露過後，秋意漸濃。那天我們與美國洛杉磯的朋友通話，她大吐苦水，埋怨天公不造美，氣溫高居不下，停留在攝氏四十度左右，外面熱得臉上冒油，只能躲在家裏，整天開着冷氣，身心好像有點發僵。她說，幸而這幾天下了一場大雨，降降溫，整個人都感到舒爽。

秋天乾燥，容易引發山火。每年這個時候，加拿大有不少森林被大火吞噬，幾百甚至幾千公頃林木化為灰燼。而且焚燒地點不止一處，有時連綿幾個省份。每每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火災現場場景，烈焰冲天，濃煙蔽日，幾十公里外都能看到，逃離家園車流更是看不到盡頭，誰不揪心難過？

直升機在空中灑水，全副裝備的消防員

草木葳蕤的一萬六千畝土地上綠樹成蔭，鳥兒在樹上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。長征路、問天路、北斗路……路路都有勵志的味道。

傍晚時分，天空飄起了零星細雨。發射場的綠茵草地上擺滿了整齊的櫟子，人們期待一鳴驚人的時刻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片鬱鬱蔥蔥的椰林後面。

高大挺拔的長征七號改運載火箭直指蒼穹。乳白色整流罩上，鮮艷的五星紅旗圖案下方，「中國航天」的藍色標識異常醒目。周邊聳立的四個尖塔狀結構，是像「保姆」一樣護衛着火箭發射塔的避雷塔。穿過發射塔就是波光粼粼的蔚藍大海。

激動人心的讀秒聲終於從喇叭裏傳出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……人群跟着齊聲倒數，我也放開喉嚨，喊出內心的激動。

倒計時終點：一聲「點火」！時針指向十八時十二分。兩公里外的發射塔底部亮出火光，空氣像是被撕裂了，撼天動地的轟鳴裹挾着從大地傳至心臟的震顫。長征七號改運載火箭拖曳着耀眼的尾焰拔地而起，順利將試驗十二號衛星01星、02星兩顆衛星同時發射升空，恍如一個巨大的太陽從我的頭頂上方飛過，飛向那幽遠深邃、浩瀚神秘的宇宙深處。

所有的人都仰起頭來，為空中那道明亮的火箭飛行軌跡歡呼跳躍。

太空並不遙遠，它舞動起人類想像的翅膀，騰飛着炎黃子孫永無止境的追問與探索。



▲火箭發射升空。

歐偉建攝

千帆



人生在線

楊不秋

最近跟好久不見的朋友見面敘舊。她剛做母親不久，和許多新媽媽一樣，一頓飯功夫就在看她興奮地分享寶貴的各種照片，不亦樂乎。看到她幸福滿溢的樣子，我也很替她高興。

這個朋友，在她二十五歲的時候，身邊有個同齡的男友。各方面條件也都還行，對她很好。當時的她年輕進取，有理想有抱負，事業前景一片光明；而他做着一份可有可無的工作，安於平淡，依靠「啃老」開着一間寵物曲奇餅店。

雖有不捨，她還是選擇離開。正當年輕，她帶着飽滿的野心和好奇心想要周遊世界去探險。她想，自己眼前的世界好比只有九十度，另一半帶她再看多九十度，兩個人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一百八十度的世界和美好。

時光匆匆來到三十五歲，她身邊有個四十多歲的男人，賺不太多的錢，可是善良而簡單，像個孩子一樣清澈又單純。他把好好吃飯這件事看得很要緊，一日三餐的照片都要發給她看。在看過無數個大同小異的一日三餐之後，她還是想離開。

當時的她成熟又沉穩，自由且獨立，已經看過這世上很多的風景。她覺得自己一個人彷彿就已經幾乎看到一百八十度的世界，而身邊這個人，並沒有帶她看得更多更遠，與之前那個二十五歲的男人也沒什麼大不同。

可是站在三十五歲的人生

岔路口上，她猶豫也困惑：往前再進一步，好像這十年來的路都白走了，一切和十年前也沒有大不同；如果再一次離開，也不能保證前面還有一個更好更合適的人在等她。不過，

她終究還是選擇了分手。

在即將踏入四十歲門檻的時候，在希望做個母親的壓迫感下，她通過婚介迅速認識了一個各方面還算搭配的男人，年紀、收入和家庭條件都是大差不差，不到一年就結婚然後又快快生下了這個孩子。

她的老公，性格自律，不苟言笑，無關原則的問題都願意交給她話事，再加上一雙好脾氣又疼惜她的公婆，日子似乎也沒什麼可抱怨的。柴米油鹽，瑣事紛飛；生活的忙碌，也讓她有點無暇喘息。她和他就算不是如膠似漆，總也是相敬如賓。

只是，她突然嘆了一口氣：我究竟是不是選對了？這算不算是幸福的生活？

一時不懂怎麼答，但我懂那種感覺：彷彿事事如意，但就是感覺不太到位。想了一陣，我說：人生的選擇，無分對錯，但求無愧於心。既然你當初就是想要個孩子，那現在確實如你所願；再論其他，就是貪心。

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。看似無情也令人無奈，可生活也從不辜負我們，點滴經歷，都是生活對每個人獨一無二的饋贈。



▲香江斜暉。

作者供圖

人生幾度秋涼

白天依然炎熱，早晚則已進入秋涼。與地球各地同寒暑，今年的夏，炎熱度持續很久。大家都盼望，炎夏快快過去，秋季早些降臨。

疫情波浪般起伏，雖然慢慢地接受了這傳染病毒或許會延續幾年的觀念，工作生活有條不紊地進行，烈日當頭下，未免心浮氣躁；在家做事，勞動強度不大，只是走動，她炒菜煮飯，我拖地洗碗，已無法不汗流浹背，衣衫換了一件又一件。尤其在冷氣機滴水，喚人來修理的日子裏，整間屋像一個大焗爐。這還算是維港海邊的居屋，那些不靠海的、插在密密麻麻鋼骨水泥森林裏的小單位，不知要熱得如何難熬啊。人世間，總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的吧。

香港的四季顏色不太明顯，秋，畢竟是最受歡迎的季節，相比夏天的炎熱，冬季的寒冷，春天的潮濕，氣溫一直在攝氏二十幾度間徘徊。放目看遠，天高雲淡：走在維多利亞海濱，海風習習，渾身清爽舒適。香港不愧是一塊福地，除了風球造成的風災，沒有地震，沒有火山爆發，沒有寒冬造成的雪災，應該感謝大自然的眷顧。

往昔，大家離港旅遊，都喜歡在這樣涼爽的季節出行，可惜特殊時期，只能宅家。有不少有年幼子女的小家庭，在無法出行的假期裏，選擇了到本港的酒店度假。他們在網上預訂，選擇了環境比較好的、有娛樂設施或海邊沙灘的酒店舉家大小度假。一般是選擇周



HK人與事

東 瑞

末或周日，中午時分出發，拉着一個大皮箱，先在外面吃一頓午餐，一直到午後兩三點，酒店可以入住了，才搬進去。小子女們宅家久了，會很悶，換一個新環境有新鮮感，都很滿意。這樣的酒店不包午餐。晚餐，只包早餐，以前約一千五百元港幣消費，現在兩千元都算普遍了。

秋季，也跨過開學的九月。夏季的暑假因為早前疫情停課，部分時間需要上課，很多小朋友游泳沒幾次就得準備開學了。家長花費千餘元購買了新學期的教科書後，孩子們又背着沉甸甸、超負荷的書包上學了。

「人生幾度秋涼（一作新涼）」句出諸宋代大詞人蘇軾的《西江月·世事一場大夢》，前句是「世事一場大夢」，全文是「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？夜來風葉已鳴廊，看取眉頭鬢上。酒闌常愁客共，月明多被雲妨。北秋誰與共孤光，把盡懷來北望。」一向豁達樂觀的蘇東坡，在被貶到黃州時，心情未免有些許落寞和低落，詩詞也顯得婉約。其實，他寫的也沒錯。季節輪迴到了秋季，大自然的萬物也就到了生命期的四分之一，果實碩紅飽滿，然也是落葉紛飛凋零、更新的開始；人生大抵也是這樣，六七十是最成熟的季節，最智慧的大腦慢慢衰敗，體能結束，最後化為焚化爐升騰的一股青煙。

人生幾度秋涼，是的，來日苦短，怎能不珍惜當下，抓緊時間，多做一點事呢？



客居人語

姚 船

春天的雨，飄飄灑灑，溫柔清爽，像少女般嫵媚。戀人撐着雨傘，在微微雨絲中，徘徊於小巷，卿與吾，貼身暖心，胸臆充滿詩情畫意。

夏天的雨，似硬朗的青年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。一片烏雲遮天蓋地而至，一陣暴雨劈哩拍啦盡情傾瀉。片刻，雨過天晴，又見藍天飛彩虹，讓人舒心愉悅。

而秋天的雨，卻不緊不慢，有點像人到中年，從容自若。有時見天空陰沉沉的，但不見雨滴下來。待到真的下雨，那雨珠徐徐而落，沙沙作響，帶點涼意，似乎在提醒人們，寒冬就快到了。

在北方，冬天的雨，會化為雪花，輕輕盈盈，隨風飄灑，把大地蓋上一層純白，不禁讓人想到老人家滿頭蒼蒼的白髮。

雨，是大自然產物，天工造化，降水於山川大地，滋潤萬物。一年四季都會下雨，雖然是同是雨水，但其溫度、顏色以至情調，頗有差異。四季的雨，各有特色。

春天的雨，飄飄灑灑，溫柔清爽，像少女般嫵媚。戀人撐着雨傘，在微微雨絲中，徘徊於小巷，卿與吾，貼身暖心，胸臆充滿詩情畫意。

夏天的雨，似硬朗的青年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。一片烏雲遮天蓋地而至，一陣暴雨劈哩拍啦盡情傾瀉。片刻，雨過天晴，又見藍天飛彩虹，讓人舒心愉悅。

